



▲欧洲今夏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空调显得尤为重要。图为人们在英国剑桥郡的一处海滨浴场内纳凉。

空调带给世界的 不只是凉快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昱见

本报记者 王昱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发明

自几十万年前原始人掌握了如何用火,人类就能有效地取暖,但怎样让发热的身体凉快下来,这个挑战人类却一直没解决,直到1902年空调的发明。

有趣的是,空调1902年问世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人们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当时,纽约一家平版印刷公司为无法解决彩印过程中湿度变化的问题而发愁,因为一到了炎炎夏日,湿热的环境就会让该公司的印刷品错位变形。为此,这家公司请来一位名叫威利斯·开利的年轻工程师。开利设计出了最早的压缩氨冷却空调,通过降低温度来降低湿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开利发现,降温这个副作用其实更受工人们欢迎,工人们总是有事没事跑到有空调的机房里躲避炎热。受此启发,1906年,专门旨在制冷的空调开始在剧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里安装。

应当说,从空调刚一问世开始,其对经济就产生了魔术性的影响。在空调发明以前,戏院、电影院、商场这些公共场所由于无法解决降温问题,在夏天都需要关门。然而,空调发明后,这些场所反而成了人们的避暑胜地。尤其是当时新兴的电影业,几乎完全是蹭着空调的“冷度”才发展起来的,好莱坞由此养成了夏季出大片的传统。当时的人们如是赞誉开利:“普罗米修斯盗来了天火,开利送来了凉风。”

然而,随着空调的进一步小型化、普及化,这项发明却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上世纪70年代,随着南极臭氧空洞的发现,有关空调氟利昂破坏臭氧层的指责就在环保主义者中兴起。随后,温室效应、高能耗、增大碳排放,在几乎每一个环保类话题中,空调似乎都可以背一口锅,限制空调使用甚至禁止空调的呼声不绝于耳。

空调真的如批评者口中那么不堪,只是人们为贪图享受、逃避大自然“必要的考验”而滥用的一种奢侈品吗?

绝非如此。

助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

美国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根据经纬度将全世界划分为许多单元,并列出每个单元内的气候、经济产出和人口。他发现,平均气温越高的地方,人们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就越低。而另一项实验表明,当考场的气温超过21或22摄氏度时,学生在数学考

试中的分数便开始下降。而这个温度,刚好也是威廉·诺德豪斯实验中生产力水平出现峰值的气温。

这两个实验其实解释了一个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疑问: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人类几乎所有的重要发明都是在北纬30度以上产生的——在炎热的环境下,人们很难冷静地思考,因而阻碍了革新的形成。如果说在农业时代,低纬度地区尚且还有高产出的优势,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当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就被拉开了。

然而,空调的降临为打破这种差距提供了可能。在空调发明之前,想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建立世界金融中心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些热带亚热带城市的工作环境会比寒带恶劣许多。炎热使人倦怠昏睡,人们只能在清早以前或黄昏之后工作,金融贸易所需的智力活动大受影响。在这些城市建造没有空调的拥挤的写字楼?想想就是件要出人命的事。

事实上,家用空调从上世纪60年代起普及的时期,刚好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经济腾飞的时代。有了空调,这些湿热的城市 and 地区终于可以像欧洲和北美一样,发展智慧密度较高的上层产业。更神奇的是,由于空调的安装,使得设计更密集、更高效的写字楼和公寓楼成为可能,人类的第二波城市化浪潮正是在空调的助推下发动的,这就难怪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感激地将空调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空调的普及,也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比如美国,在空调普及前,工业区高度集中在北部边境的东北部工业带和五大湖工业带;而随着空调的普及,二战以后,美国南部的“阳光地带”(东起佛罗里达州,西至加利福尼亚州的广大地区)人口开始激增,该地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从28%上升至如今的40%。这些地区工业的发展,为美国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尤其是加州,这里曾是世界上空调最为普及的地方,由于空调降温能为电脑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并保证程序员们能够挤在一间屋子里一起编程,电子信息产业在这里率先发展,硅谷神话由此诞生。

空调的普及甚至还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由于空调使酷暑不再难耐,大批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退休人员从美国北部迁往南部,选民结构的变化也逐渐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平衡。里根、布什父子、特朗普的胜选,可以说都有一部分是空调的功劳。

从助推电影业、大型购物中心,到热带金融城市、密集写字楼群的兴起,再到新工业带的开辟、计算机产业的勃兴,空调带给人类的好处数也数不尽,早已远远超过了它可能造成的那些危害。

跌破30%! 安倍内阁支持率 进入下台“危险水域”

着手改组内阁并未减慢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失去民心的速度。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再次大幅跳水,跌破30%,进入有下台风险的“危险水域”。

日本时事通讯社14日公布本月7日至10日所做民调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比上月暴跌15.2个百分点,降为29.9%。

在日本政坛,内阁支持率低于30%,被视为进入“危险水域”,如果进一步跌破20%,就陷入“下台水域”。

“加计学园”事件、阁僚失言等成为挫伤日本民众对安倍内阁信心的主要因素。根据时事社民调结果,在不支持内阁的理由中,回答“首相不可信赖”的人比例最高,达到27.5%,比上月调查增加8.7个百分点;其次是对内阁不抱期待,第三位是内阁实施的政策失败。

支持内阁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没有其他人合适”,占14.1%,认为安倍“有领导力”和“可信赖”的仅为9.0%和6.8%。

日本媒体报道,面对内阁支持率猛跌以及东京都议会选举自民党惨败结局,安倍打算8月初调整内阁,可能更换超过半数阁僚,以期重拾国民信任。

然而,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岩井奉信告诉路透社记者,更换下属的策略可能收效不大。“支持率以如此速度下落,已经陷入下降螺旋。安倍所能做的只有采取谦卑姿态,不停道歉。”

另一些分析师认为,安倍仍有翻盘机会。“他的支持率可能回升,要看他怎么应对。”政治分析师森田实说。

就内阁支持率跌破30%,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会“认真对待”民意,“努力解决国内外诸多问题”。

墙倒众人推,随着支持率持续走低,各界放大对安倍政权的批评。在14日结束的日本经济同友会夏季研讨会上,经济界高层集体“炮轰”安倍政府的财政政策。

这次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涉及日本政府债务、社会保障费用等多个话题。对政府新提出的稳定下调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政府债务比例这一财政目标,商船三井会长武藤光一指出:“这意思是只要GDP能增加,多借点债也行。这个指标只顾眼前,目光太短浅。”

根据日本财务省5月1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3月底,包括国债、贷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达1071.56万亿日元(约合64.5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与会者对安倍政权依托社保支出拉拢高龄选民的政策也表达不满。日产汽车董事志贺俊之说,社会保障费用压迫财政支出,导致“对研究、教育等面向未来的投资受到挤压,欠缺平衡”。东京海上集团会长隅修三批称:“政府必须要提出,把消费税率提高到10%以上,但却不敢提。政治没有摆脱高龄民主(指老年人的意见过度地反映到政治中)。”

日本经济同友会是日本三大经济团体之一,会员包括诸多在经济界颇有影响力的日大型企业高层。

综合新华社消息